PL
2503
T36
v.7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禮記兎曰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㝅。（音俊）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音俊）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夏易連山）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

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
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
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强記
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
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
之說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
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
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
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

此傳直以太史公爲戲耳

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粘益狎○又綴二波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

其偏眞處正
其忠謹處而
或以爲墓畫
字長昌黎有
知得不仰天
大笑冠纓索
絕

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眞少恩哉

柳子厚讀之所謂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者大蘇絕世聰明擬作羅文傳所見似出柳下大較此文如王褒僮約可一不可二也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音郭又音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霍虢切欻音忽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戸靈我叱我呵包羞

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廻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眞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

文昌黎韓氏之室而居之他室雖門神戶靈備禮延請不入也豈非恨事

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秖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

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備考】送窮 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為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也自此相承以是日送窮

【叢評】張文潛曰公送窮文出于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曰訴寔其自譽也與進學解同較之乞巧辭遜于柳而氣雄于柳

欲擒故縱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罔或作網 擉刺也）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

點何從舊愚意安字着讀處字又着眼則無脫誤可疑

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睅何版切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悉枕切睍睍胡典切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

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周書大誥之遺○羊豕以食之禮也導之歸海仁也不聽則強弓毒矢隨其後義也享其禮感其仁畏其義安得不服

狀　原第三十七卷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肅宗 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

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衞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繇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繇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代宗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

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繇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鎭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

對回紇說李懷光[illegible]此二事可見[illegible][illegible]

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建中四年事恒州將王武俊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淸

序事尤入左氏之奧

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

謹愿

名言然禹皋陳謨史臣具載似又未可概論

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諫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

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旣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

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衞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覘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

遂以柔之靜以鎮之大度以服之隴西信靖亂材其得力似亦不出謹愿

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

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

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古今將相如櫛其間立功業有名聲者亦多葢棺後欲得如許善狀恐有一無二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羇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

知人不易知己良難讀此未嘗不掩卷長歎

之知我也此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

巳之難遇大閤下之德而憐俟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

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勑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精○失○業○緞○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

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淸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方以旱故停選舉疏轉說銷旱之法宜求賢自輔不次用人機

鋒大類戰國策殆以說法為諫法者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寛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

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敕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悲懼之至謹錄奏
聞謹奏

此狀即不聽從亦不至干人主之怒遠謫炎方此伾文輩爲之祟也錄之以見公之得罪不在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學生等準六典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

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濫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于春秋見于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于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者其意將使

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

引經

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

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

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于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

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

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

引經而議

周官所稱可議于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

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

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
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
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備考 復讎 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投縣請罪減死決杖配流循州

不立定制事發集議奏聞最得讞獄之旨○柳柳州復仇議更
銳此是議彼是駁也

表狀原第三十八卷

爲韋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慚靦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誡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廻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

備考 韋相公 韋貫之元和九年相，公時爲知制誥代作

眞蘇牋表從此出藍

爲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得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出爲河南府功曹武元衡帥西川表爲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己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逮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

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疑。奬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
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
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
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
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旣領臺綱。又毗邦
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踣。恩私曲被。性命獲全。
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慚。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
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汚。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
庖廚。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

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廻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備考

裴相公 元和十年以裴度同平章事公時爲知制誥代

一江河渾浩流轉之氣行于四六駢儷之中亦厥體一大變也晚唐諸賢之工闗宋大家之流利鮮不泰公爲祖而月露風雲有

志之士罕有過而問焉者矣

為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爲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白龜 李道古會征淮西得白龜以獻公時從裴相伐蔡作

文詞雄渾在賈太傅司馬子長之間好摹寫此如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爲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爲經列之學宮置師弟子讀而

開拆

開寸剗極滿處

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强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慚

義戰怖之至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 終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表狀 原第三十九卷

論捕賊行賞表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袁州刺史謝上表

賀皇帝卽位表

賀冊皇太后表

賀慶雲表

請上尊號表

表狀　原第四十卷　附補集外集

論孔戣致仕狀

賀雨表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黃家賊事宜狀

論淮西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補集

潮州謝孔大夫狀

外集

書原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序原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解　對　記原第四卷
擇言解
鄠人對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制　牒　文原第五卷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潮州請置鄉校牒

祭房君文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

表狀 原第三十九卷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

切中利害非經生常談

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繇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提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旣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丕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

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

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

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

德爲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則

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

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

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

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

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

此證尤切本身

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强。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

照棄信

照惜錢

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惷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備考 捕賊行賞 元和十年王承宗遣盜刺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

周公無逸

顓頊作兩折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極言無諱誰肯誰肯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即無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義其後
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
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
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
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
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
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
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

不但曲護至尊正是他訶佛罵祖處

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

前論佛此專就佛骨論

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

禍患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

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韓文公以諫佛骨表竄亦以諫佛骨表爭光二曜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

二十五字貫到上陳

朝晩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
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
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
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
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上字亦可屬上）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
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具遇切）風鱷魚患
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
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
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

惻惻如赤子

之疾痛而語子慈母入莫背言因而自言此下皆自謂也

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

或謂公勸封禪以長君之惡余曰不然封禪本非矯舉尚書曰有明文秦皇漢武妄在求仙

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陡然拍合）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追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

也宋眞宗之妄在天書也若漢世祖唐太宗行之奚其妄此而曰妄將古帝王燔柴望秩煌煌大典亦妄乎

毋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韓公專精神致志慮之作氣盛思精字鍊句鍊天地間有數文字○臣子得罪君父悻悻然自以爲是不復思愆戀闕者非純臣也看韓蘇貶謫後是何等忠悃

袁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徼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

泰。奉表陳謝以聞

止有感恩而無祈請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懽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舉用俊乂流竄姦邪雖虞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不能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

符頌必有規

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即位穆宗舉俊乂召翰林學士薛放等對思政殿賜金紫竄奸邪貶皇甫鎛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歡心、、

、、、、、、、、、、、、、、、、

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

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華胥太昊

○○○○○○

母 文母有光於周道。文母太姒詩亦有文母 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

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

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無任踴躍欣歎之至。謹

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覩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戌。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

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覺飛馳。無任欣抃踴躍之至。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五采五色數何足可開衡山之雲

請上尊號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北嶽常山幽州其鎮醫閭）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修貢職（禹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南北）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

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淸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非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並見淮南子血兵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

所陳中論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

上尊號是李唐陋習而雄詞不可不存

表狀 原第四十卷

論孔戣致仕狀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總攝）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豈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

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尊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戣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尊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戣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願然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

對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玆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公尹京兆時作。○明太祖洪武五年詔禁四六浮詞。命擇唐宋

表牋可法者以公此表及柳河東爲柳公綽謝表爲式是固時
表之祖也錄之

學官必擇人
學生必擇類
國子監所以
不寂莫也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小人誤國推見至隱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

禍本

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亦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

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羇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

尤三代上人
識見施之苗
猺更宜

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拖前

問答

黃家賊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德宗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長慶初嚴公素爲經畧使請討之公貶潮州入爲祭酒知嶺外事故以三事爲請

所以不斷之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西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

故先事剖斷則事至不惑矣淮西之功惟斷乃成亦得先生狀乃斷也

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埸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猶然後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

募土人罷諸客軍

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合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

分屯要害

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

綏戢

戒欲速肅代以來積弊刺入骨髓

收白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憫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鬭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

信賞罰

散黨援

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泰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

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紆緩然擬許其承繼（擬或作後）今忽自爲任勃使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致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廻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六條並當時要着未審能盡行否而指陳利害與趙營平屯田諸議相方一一如畫宮于堵

論變鹽法事宜狀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勑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巳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

名言國家與利而盜臣貪

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戸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變作說不可窮詰之民紛紛然起矣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

此說若行平叔之罪不幾逭于天乎明末以錢糧殿最守令而談者謂張居正實始之聖人所以痛恨于始作俑也

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云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

細瑣打筭以折之

此變法之後。秖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遷筭。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簡。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輪納之時。人事又

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旣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詎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較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

而食官自糴鹽卽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糴與不自糴皆常糴鹽而食則今官自糴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糴與商人商人納榷糴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糴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

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較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羸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裕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

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况絹之貴賤皆不繫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强巡官簡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

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覩察使已下。各加罪譴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覔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榷。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較優。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覔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

誕妄至此大約此人無商鞅之才無桑孔之心計而刻薄煩擾同出一毒手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以曉事君子排擊不曉事小人條條糜碎具見公立朝風采

補集

潮州謝孔大夫狀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己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實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蒙眷待，輒此披陳。

于補集得之可見公之爲人廉靖其天性也徼時窮約日求于人以度時月不得已也明者無譏焉

外集

書　原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閤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

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惟閤下裁之。

備考 賈滑州 賈耽也後上宰相書耽方當國

潔以勁爾時已志在起衰

愚守與後愚之所守相應似宜斷句

標一時字下俱中說

糊名易書以來且如此何況通牓取人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廼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旣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

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旣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長

千古大儒只在立志

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己蹶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亡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

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崔虞部 崔元翰也元翰名鵬以字行

與少室李拾遺書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茲不識而拘爲彊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

此等妙

兩提寫

勸以乘時有為是正意

一切

又一切

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傾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

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勸之以從劫之以不得不從亦從國策游說脫出史稱渤心善

其言卽出家東都朝有鉄政卽附章列上則此書所裨益多矣

善惡見則褒貶在其中矣況自太史公作紀傳未有無論贊者

一幽綜

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瘐音愈囚以飢寒死也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闘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

故爲卑抑以自解

文獻不足實難下手

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

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備考　王隱晉太典初官著作令爲虞預所斥　習鑿齒襄陽人以足疾居鄉里　宋孝王事高齊爲周人誅死　吳兢撰宋齊史周史陳史隋史

作唐之一經豪勇安在所以子厚一駁昌黎亦誦服無辭而其文特鏗戛可誦

原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

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冲天鵬翅濶報國劍鋩寒曉日驅征騎

春風詠采蘭（束晳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監軍（董晉治汴州俱文珍爲監軍）

史稱文珍性忠强識義理他日勸順宗立太子監國及事憲宗擒劉闢檻送京師宦寺中錚錚者序雖承董汴州命而作然詞不辱公筆矣

要起盤旋文暢
辭尤烈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間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髡而善文于是乎取其文而忘其髡矣此序有獎賞無譏諷

解對記 原第四卷

擇言解

火洩於竈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既我禍卽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

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慎而甚於水火

鄠人對

鄠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尹謂京兆尹）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

如雷如霆

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之當作於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不署於市而已瀆於政況復旌其門鄠胡古切京兆縣名

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藹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

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
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
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
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
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愼
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
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荊厥聞休顯武志旣揚文敎亦
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
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

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敘事難矣往復敘尤難筆大如椽勁如鐵可望而知其韓之爲者那得不錄

記宜城驛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潤灌此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多甓可為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

與王居照

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逐步寫景隨景致情不待讀昭王廟詩而荒凉腸斷韓集無山水記可與柳競爽者盡以此等一二補之

落筆千古不知者以為似司馬子長

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為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泛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階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與音預　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公知制誥一年僅存此首錄之

制牒文 原第五卷

除崔羣戸部侍郎制

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内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兹令德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

賢者居一方則造一方之福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

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公刺潮而潮士風俗易移彬彬稱嶺南文學大郡矣至今猶然

大賢之澤長矣哉

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昌黎先生外集錄卷八終

祭房君文

維其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　尚饗